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兵法

夫兵法自神農黄帝以來則有其書至周太公而其法始備戰國以來著書者甚衆孫武穰苴吳起其尤者也漢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一曰權謀二曰形勢

三曰陰陽四曰技巧今以藝文志攷之吳孫子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范蠡大夫種李子娷兵春秋龎煖兒良廣武君韓信則列之權謀計十三家所著之書共二百五十九篇夫所謂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地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楚兵法蚩尤孫軫繇叙王孫尉繚魏公子景子李良丁子項王則列之形勢十一家所著之書共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所謂形勢者靁動飈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

制敵者也太乙兵法天一兵法神農兵法黄帝封胡風后力牧鵊冶子鬼容區地典孟子東父師曠萇宏别成子望軍氣辟兵威勝方則列之隂陽十六家所著之書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所謂隂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鮑子兵法伍子胥公勝子苗子逄門射法隂通成射法李將軍射法魏氏射法强弩射法王圍射法望遠連弩射法護軍射師王賀射書蒲苴子弋法劔道手搏諸家兵法蹵鞠則列之

於技巧十三家所著之書百九十九篇所謂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精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已上並藝文志

唐李靖對太宗曰黄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爲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閑地所以起數於五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員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畒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陣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太公既没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伯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管仲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春秋時鄭國禦王有中軍左軍右拒左拒是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初

鄭敗燕亦用潛軍 李靖曰魚麗陣車步兼之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耳非敢出奇勝也邲之戰隨武子曰楚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又欒武子曰楚戎二廣廣有一戎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五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

非以誘之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前軍也有申驅交前軍也有公車有二廣副軍也有啟左翼也有胠右翼也有大殿后軍也楚漢之際韓信以背水陳下趙尉繚子武王伐紂皆濟水而陳　垓下之陳淮陰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在后絳侯又在皇帝后淮陰先合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敗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陳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

悟此馬隆所以議魯公之不識也

漢平天下張良韓信申軍法序次百八十二家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正義用兵唯衞霍功績最著顧方畧如何不學古兵法之論豈其天機敏而有所自得乎及觀李靖太宗問曰以為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耳漢氏軀劉法亦隷孫吳法

六十四陣漢氏三分有諸葛亮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二國之間八陣之法亦嘗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行地有軸前後為風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衡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正四奇天地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為主之義也虎居於中

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奇勝令魚腹平沙上有土石存焉其八陣遺跡尚可想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莫知其蹤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太宗嘗問李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

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别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二説未知誰當也李靖又云臣觀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其後馬隆以晉師討凉州用八陣法卒以取勝寥寥數百載間誰復知此獨唐李靖作六花陣本諸葛八陣法也左右各三軍又虞候兩軍中軍居中六軍在四畔象六出花外畫之方内環

之負太宗曰內員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員生於奇方所以規其步員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此武侯之法也　又甞教十三萬每陣三千以其一為營法五方員曲直鋭之形每隊五變凡二十五而止　又嘗論諸家兵法唯五法為要左傳先偏後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五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自二十五人而變

為七十五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　太宗又問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員曲直鋭奐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安可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强立五行焉　其後太宗命靖以兵法教侯君集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上問其故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問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

而何

肅宗時郭子儀討史思明敗於渭渠思明類為長蛇陣以待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而夾攻軍遂大潰陳霸先謂王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王全斌伐蜀示之川陝地圖親授以方畧

太宗皇帝覽兵法陰符經謂左右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奸雄之志也古人所謂守文為難朕孜孜庶

政靡敢怠惰家訓　雍熙四年五月上製平戎萬全陣圖出示近臣因召邊將田重進潘美等陞殿親授其進退攻擊之方

仁宗嘉祐六年大理寺丞郭固編校御閣所裁兵書先是見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而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也長編

英宗治平四年詔六宅副使郭固為内藏庫副使使陞一

任固嘉祐六年四月奉詔編修兵書於秘閣至是書成故有是命同上

神宗熙寧三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所以自治筭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况於無筭乎今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筭數同上熙寧四年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顧臨為太子中允判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喜談兵嘗召對問以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

動靜之機安危所係也同上　熈寧五年詔賜王昭御製攻守圖符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録　熈寧六年十二月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者為隊長已令李浩試之懿治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不可同上　上復論孫吳司馬及李靖團力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

者以其粗見道故也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葢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於能用奇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固能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

上善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詔中書密

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
搏執以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
與殿司各為一法試其可者七年二月上批巳降旨令
吕惠卿曾孝寛比校三人五人隊法可速具比校事實
以聞後惠卿等奏至而上㫖卒用五人相結為法長編
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注孫
吳二書及唐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㫖兼自撰臨機兵
法甚精當欲望詳進所注書或可採錄乞加試用從之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此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也同上六月上論古人用兵奇正之術以謂旗參差而不齊石大小而不應此真敗也至如韓信之破趙背水為陣而弃大將旗鼓以誘敵彼成安君知兵者非示以真敗何能勝乎同上甲午上論結隊法因歎州兵之難以謂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自無人非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陣之變出於固然非強為之耳韓絳曰臣昔

嘗請置講說之官令諸路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為法上可之乃詔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采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同上　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崇政殿呂升卿兼同修撰經義丙午上與輔臣論戰陣之法因曰兵隂事也主殺尚右而陽多者勝如高者可以勝下長者可以勝短是也内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樓様送軍器監須降修製同上　上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

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卨俾講求推及諸路詔卨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久失其傳今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卨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併卿同詳議施行可否及因以同立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已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以了當宜令李憲齎赴闕下於是卨奏臣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

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傔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傔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令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

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旗頭令自擇如己藝心相得者
二人為左右傔次選勇幹者一人為引戰軍校一人執
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
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
逗遛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仰擁隊軍校次
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
救不及或自受敵體受重槍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義
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

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閭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率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

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況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焕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

長編熙寧八年二月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銀不齊前後抵牾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擇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特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

雖見通典離析謁外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夫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正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曾旼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管勾國子監丞郭逢原校政分類解釋令可行後又差樞密副都承旨張一誠入押班李憲震逢原行視寛廣處闕殿前司差馬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為都大提舉誠一憲為同提舉震逢原參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

部隊將勾當公事凡三十萬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授兵二萬人為率為七軍内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内每軍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竒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人是為二千八百人長編

上諭李憲等曰黄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

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員陣也葢陣以員為體方陣者內員而外方員陣即內外俱員矣故以員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員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　宋祖宗以來置殿前馬

步三師即中軍前後軍師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書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

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於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長編　元豐元年大名府元城縣主簿吳璋上所注司馬穰苴兵法二卷詔送學同上　二年九月癸巳范育上諸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同上　予嘗謂世之所謂兵法者見其所載司馬法有三代之遺制焉本之以仁治之以義明

禮明信而師旅興焉太史公所謂宏達深遠穰苴為小國行師可以及司馬之揖遜乎三代之師吾固因是而畧知其意矣春秋已來民未知義民未知信與夫剛而無禮雖伯者之佐猶有習聞三代之遺音者惜乎耳目動於功利正不勝奇三復潛軍卒以取勝而古兵法盡遠矣孫吳號最善用兵者大抵料敵制勝莫長焉審世用間莫先焉今其書具存可覆也若夫太公六韜意者非太公書也其陰謀秘計葢將與孫吳相上下事帝之

小心文武一轍而皆謂有傾商之素謀哉或苟以其書為是則文武之志荒矣若夫李靖之對太宗其所以論歷代兵法至詳密焉葢自三代而上奇不勝正三代而下正不勝奇雖以諸葛八陣之制正大之意尤愧古人而卒不得尺寸之利終於三分葢世變之下人偽之滋非奇不能制勝魏延直擣關中之策豈所謂奇者乎惜乎亮之不察也　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大罪也豈有敵於戰國計謀之士乎為將愈精則殺人愈多為

法益工而害物益甚然則孫吳者其亦三代司馬之罪人乎

統軍官

宋内有三衙殿司馬司步司四廂之制外有總管鈐轄都監將官之制中興以來沿江置都統之官此内外掌兵之任也

三衙詳見官制門

宋沿五代之制有侍衛親軍及殿前兩司蓋侍衛親軍

起於後唐殿前始於周世宗顯德元年宋初侍衛親軍置都指揮使雖都虞候亦在殿前都指揮使上自王超罷職無復任者而侍衛司馬軍步軍遂分為二并殿前號三衙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前司之下焉三司天下之兵柄皆在其權雖重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為之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此之所及也

殿前司都指揮使副指揮使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

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乗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鹵簿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以節度為之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闕則互攝祖宗以來三帥不曾闕兩人殿帥以難於從下超補政和中詔殿前都指揮使在節度之上殿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承宣之上殿前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之上宋初沿後則

有殿前都點檢在都指揮使上太祖由此承禪後不置焉中興以來主管殿司一員

馬軍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馬步都指揮使掌馬軍諸都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於政令餘所掌悉如殿前司政和中詔以馬軍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馬軍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

以來主管侍衛馬軍司一員常出戍建康

步軍司都指揮使副指揮使都虞候之職掌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餘所掌如殿前司政和中詔以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在正任觀察使之上都虞候在正任防禦使之上中興以來主管侍衛步軍一員

四廂棒日舊曰日騎雍熙中改捧日　天武舊曰控鶴興國中改曰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龍衛舊曰龍捷興國中改曰龍衛　神衛舊曰虎捷興國中改曰神衛衛四廂都指揮使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有三軍　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右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左廂煙火及馬軍司馬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右廂煙

火及步軍司馬軍三省總括紹興石本此内之統握王旅者然也

都總管副總管魏黄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　武帝時以王謙為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　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為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改師都督為旅帥　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　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

充副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為都總管有禁兵駐泊之地者冠以駐泊之名咸平廢三路都總管景徳詔鎮定兩路併為一路並去行營之名其為駐泊總管慶歴初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總管缺　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　慶歴七年析河北四路

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管諸路慶歷八年諸州部置並改總管兵馬總管副總管　建炎初李綱言守備當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為都監各以其兵從出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紹興初要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依舊改充路分鈐轄紹興五年密院言東南多事合要近上

兵官總領軍政乃詔浙江荆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紹興七年淮東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都鈐轄副鈐轄宋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或三路亦無都字者　嘉祐詔内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　建炎中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為副改諸路都監為副鈐轄　紹興中守臣罷兼兵職副鈐轄改為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　二十

八年鎮江守楊揆言舊法一路則有路分鈐轄一州則有州鈐轄如常秀平江皆有之獨鎮江缺欲遂置州鈐轄從之

兵馬都監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掌諸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　建炎中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　紹興中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

諸路將官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

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少陜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合諸路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陣圖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元祐初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軍將駐劄處不復差兼　乾道中詔諸州置準備

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此則外之統攝諸將州郡之兵然也

都統唐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龍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 乾元初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始於此 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荆王鐸皆為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宋

朝中興置統制一時興兵稱謂不一諸路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使宜差充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皆罷惟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　紹興中韓世忠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隸樞密院各帶御前字入銜其兵馬就令部統制官節制

副都統唐興元中置副都統　紹興中亦有副都統

隆興初詔應諸軍副都統制並罷　乾道中陳天麟奏荆南都統王宣久病恐誤邊計蔣芾奏差員琦為副都統制就同管軍閏七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緒他日統制亦使主將有所顧忌於是以郭剛為之樞密院制云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事覺察姦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　此沿江諸鎮總軍旅者也

群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郭文鋕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歴代兵

周自一里之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為封為畿九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四井之邑而為丘自四邑之丘而為甸積而為六十

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而為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有四萬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萬乘其數靡不具焉而天下之賦制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百人焉自伍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立矣連師比年以簡軍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則選擇為有年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者為有時任地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無缺斷斷乎良法美意其積非一日矣已上刑法志　班固稱商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則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豈非兵之法至周而後大備歟已上條商洎周秉馬法記

管仲變周兵為內政荒已有意於戰矣兵法曰善戰者其勢險其法短司馬法自五人一變而為二十五人三變而七十五人由是而推之至於二千

五百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節目繁悉要為不可敗而已至於内政則不然以齊國之衆而選士止於三萬人其勢險矣率以萬人為軍而君與卿自將其法短矣以此進退如決隄如轉石人誰敢犯之此其所以大得志於天下歟雖然夷吾之意特欲使之必可戰而已卒之以不戰勝楚則猶有先王之意此五伯所以獨美於桓公也然而齊之内政始使兵農異趨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

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五之小戎四里之連為四小戎之卒十里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隷公高國各將其一自五家為軌三軍教士三萬又如鄉之法車八百乘益鄙有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涖一屬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五鄙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一大夫總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所池甚大非齊

舊封自三十家為邑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六蓋如鄉遂之法國中之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州兵文公蒐於被廬僖公十七年作三軍城濮之戰車七百乘要楚遂啟疆有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適四千乘昭公十三年則晉通率亦五千乘其用七

百乘猶齊之法也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止三萬七千五百人成公作丘甲元年謀伐齊將各一甲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盖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十二年以夫田為兵也夫變兵乘之制而民無餘力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隨廣而為三軍然而成王時所謂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畧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

之師襄二年組甲被練漆甲也皆創名之康王時蔿掩始并沃衍收隰臯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羮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師左傳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至平王又始為舟師焉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萬人其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秋三百六十人有中校左右軍黄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其名不一

已見其非古制此越之兵也楚吳越皆夷也無井牧之法戰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臨淄之中七萬户不下三男子卒固已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兵戰國制兵諸侯斥地益廣而兵乘之法壞是時益尚騎射而技擊齊武卒魏胡服趙百金之習秦有百金之士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兵用矣故荀卿曰秦人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而魏之武卒不可以

直泰之銳士泰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至矣斯言也

漢軍政

漢氏軍政其可取者五一曰謹重二曰寛卹三曰嚴明四曰均一五曰周密吾觀漢世國有軍事則有專斷是以縛馬之書徧示百官前渠犂傳武輪臺詔屯田之奏初終不議趙充國傳匈奴和親而四百石之博士得以抗論也張湯傳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

吾所急以委陳豨淮陽兵勁實握灌夫畧可見漢世重軍戎之意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紀二年關中卒從軍者復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譴李廣傳金布著令尤邮死事金布令曰從事死者給以衣糧羽林養子時錄孤兒武帝取從事死軍之子孫敎以五兵故曰羽林百官表以至饗遣衛士王尊傳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楊僕傳武帝責楊僕事畧可見寬邮矣自王侯郡守不得以擅興用虎符合而矯制有功者不賞都

試僣上者必誅其立法也至矣上功增級而幕時已察馮奉世傳魏尚事亭徼不治而出巡已誅食貨志上北出蕭關事乘傳行塞因以歸家楊僕傳而較責已至其抑欺罔也至矣禁撓者有誅韓安國傳楊僕事後期者有誅張騫事畏懦者有誅前功臣表張騫楊僕事元狩三元狩四以至都試而不詣都所者必免燕王旦論霍光疏注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乏輿論趙廣漢蘇賢事其責驕惰也至矣凡此亦足以見其嚴明矣然而寬恤之

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各當其宜也當是時繇有復闕

然則繇戍之法可謂恕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將之家亦均於給賦惠帝元年詔示吾法之無屈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韓安國為侍御史後為都尉酒泉太守禦寇破羌趙充國傳拜辛武賢不為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擀衛霍行封得喪相除霍去病傳畧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

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與縣令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馮唐傳尺籍五符注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又鄉置約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前百官表二萬七千六百三十五所畧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寛恤待士卒故下不怨勞

以嚴明馭將帥故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吕之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揺誠有以也

漢兵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下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為兵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出馮唐傳自其二十三為正卒於是

傳音附之疇官見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兵注以給公家

縣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縣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其更代往来道中衣裝悉自備惟衛士衣食於縣官罷遣則有饗後漢禮儀志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為閑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髙不滿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癃老弱在所不任其已仕於郡縣而被薦舉者皆不

與給兵之選惟邊戍之事重昭紀注雖宰相之子不免

益寬饒司隸之子自行戍北邊此賦兵之大畧也見元

鳳四年詔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

雖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

更錢者次直者出賦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

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諸不行者出

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其他則有中都

官徒執金吾緹騎及輯濯士佽飛城門兵皆中都之兵

也夫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戍於中都如州郡法魏相為河南尉得罪是時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人遮霍光自言願復留戍一年以免相罪及京師有警則中尉調發以為之備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之長安此所謂中都戍卒也王温舒請發中尉䘮卒數萬此所謂中尉戍卒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等擊羌正所謂中都官徒也中尉官屬有中壘即北軍主緹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嘗歎曰陰皇

后傳

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其徒役之多也此所謂執金吾緹騎也輯濯士者掌治船而屬於水衡者也佽飛者漢募士驍勇者以佽飛名之宣帝世西羌反發應募佽飛騎射士請金城者是也城門兵者自戾太子事後始置城門兵有城門校尉十二城門候杜鄴傳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者是也若郡國則有材官騎士有樓船有吏卒有鞴命有弩官蓋郡兵掌於都尉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尉者九十山西自

三輔之外郡纔十有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大郡則有兩都尉會稽是也北邊諸郡則東西南北中部都尉方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此材官騎士也見光武紀十年注漢官儀武帝內增七校刑法志外有樓船廬江郡有樓船官卜式請與博昌習船者攻吕嘉伍被傳有潯陽樓船有會稽樓船此志謂樓船也朱買臣傳昭帝始元間遣吕破胡發騎為蜀郡犇命擊益州此所謂犇命也南郡有發弩

官卜式上書願與臨淄習弩卜式傳式願與子男同博昌習船者講行此弩官者也至三輔則又有胡越騎六郡則又有良家子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如趙充國李廣則出於隴西馮奉世則出於上黨焦延壽則出於北地皆是也漢世中首勇率行封諸率為侯李廣傳軍功多用超等食貨志云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或置武功爵以賞戰士出食貨志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續漢志功過相當則不賞李廣以適過行者有功則

不賞李廣利傳以矯制有功者則不賞馮奉世傳也不詣屯所則有罰趙廣漢傳擅弄兵則有罰功臣表無錫侯事延初四年增鹵獲利則有罰魏尚高不識事擅發兵則有罰公孫戎奴事見功臣表後期則有誅張騫李廣傳畏懦則有誅楊僕事脫歸則有誅蘇建擅斥除賢士則有誅趙廣漢穿壁壘則有誅胡建匿亡虜則有誅公孫敖爭功則有誅荀彘漢世軍法最為嚴整此御軍賞罰之法也買爵至千夫則復食貨志入粟受爵至五

大夫則復鼂錯奏復一人文帝時見食貨志三老及孝悌力田則復博士弟子及通一經則復元帝時見儒林傳庌民産子則復高帝二年復二歲罷癃則復卿大夫老者疾者皆注云疾今之癃者周禮注功臣後則復宣紀地節二年復霍光後人元康元年凡百三十六人考功臣表流民則復宣詔地節三年徙邊則復文帝時鼂錯奏本傳養民馬則復宗室有屬籍及關内侯則復文紀詔復諸劉有屬籍者卿大夫國中貴者皆舍注若今

宗室及關內侯或賜外繇卜式或著外繇成河平元年溝洫志卒治河者為著外繇著謂著於簿籍或除繇文翁傳詔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吏繇有復其繇役者有復其租稅者有復其身者有復其家者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此又漢世復除之法也

材官　車騎　樓船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蓋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三

河潁川則多材官取其才力也高紀十二年發車騎材官及中尉卒又宣神爵元年發諸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士元鼎六年發平山冦取其習射御馳騎戰陣也西北之地多輕車宣紀本始二年秋發關東輕車銳士從軍故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見卜式傳荆楚之劒客李陵傳云臣所屯者皆荆楚之勇士奇才劒客也各推其士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

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高紀十一年張晏注郡太守都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爲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則騎士有誅趙廣漢傳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夫是以郡國之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然漢之材官騎士輕車樓船四者之兵惟其地之險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所長而不陷於其所短此其所以多取

勝也中興之初多戰於兗豫徐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於雍丘地屬陳留兗州灌嬰以車騎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高紀秦二年東阿之地屬陳留秦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垓下之圍地屬宿亳間楚以餘卒不能勝漢之騎見高紀五年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有優劣也至於韓信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舍選輕騎二千擊趙王於泜水誠以井陘之險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權

其地而用之歟伐胡之師多戰於函并河朔之境故霍去病以萬騎出定襄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出武紀又本傳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屬并州太原郡漢以步卒出匈奴傳不能勝敵之騎李陵之敗漢以用車不能禦敵之兵則騎之與步車之與騎皆所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於寘顔城顔山趙信城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琅琊以東盡

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甌而漢始知水戰之為利故武帝遣樓船將軍從兵浮海以擊朝鮮朝鮮傳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此豈非海道之利於舟乎號鄧以西盡蜀也車騎舟皆不得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故道係武都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咸陽出本紀此豈非山阪之利於步乎大率北地利於騎中原長於車江海利舟師而隴蜀宜步卒各隨其所利而

用之晁錯言兵事亦幾於是矣

漢南北軍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北二軍同以相伺察周勃以北軍而安劉氏故南北之相制而無偏重之患諸吕用事齊趙合兵西向與灌嬰連和以抗吕氏以見其内有緩急則外足以制之也七國之變京師遣周亞夫將三十六軍以討之不數日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則内足以制之也内外相制故無輕重之别　刑法志曰高祖既

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所謂南北軍者初未知其果何在也又細玫之光祿勲所掌郎衛執戟殿下此其在内者也百官表言衛尉掌宫門衛屯兵而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宫内胡廣云主宫闕之門内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則亦在内明矣故諸吕之亂太尉既令酈寄説祿得入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得納相國産殿門故太尉先奪

北軍次奪南軍自外及內也江充傳時為直指綉衣充察貴戚近臣多奢僭者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勲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令得出入宮殿詣北軍而不當出入宮殿移劾門衛禁止而必屬之光祿勲此又南軍在內者之驗也惟以八校為北軍而八校未置之前史雖不詳載其何者為北軍如太尉之入北軍宋昌之鎮撫南北軍則北軍自漢初置之久矣然以後事攷之如黄霸等京兆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

劾之軍興則漢初北軍之制必各調發番上也如漢官儀云民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之類是也觀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不以南軍重之也使北軍果在內南軍果在外則何為不發外兵而發內兵邪漢南兵不輕出故所出者惟北兵多見於史傳則北軍又不得謂之在內矣或曰北軍葢指未央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而言所謂南軍葢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在長安之外者而言彼惟見劉屈氂傳云上從甘泉

來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引騎長安而太子在內乃曰召
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夫長水宣曲胡騎既曰北
軍則當在長安城内守王宫何為乃云入長安邪觀吾
丘壽王傳云上始為微行胡騎正屯池陽北至池陽南
獵長揚蓋胡騎正屯池陽則知胡騎長水所以特在外
者正以武帝常在池陽也武帝在外而衛兵亦在外亦
何害其為屬北軍若以北軍為内南軍為外則無據之
甚矣三輔黄圖云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

射聲八營宿衛王宫是也或謂周勃安劉乃北軍制南軍之效此説得之若謂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則非也葢漢南軍掌於光禄勲衛尉百官表光禄勲有羽林期門之屬衛尉掌宫門衛屯兵是也北軍掌於中尉如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而中尉屬官有中壘李德裕撰劉洪規碑云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北粤内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是也南軍光禄勲衛尉掌之

北軍中尉掌之故胡廣曰衛尉廵行宫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南軍之在内北軍之在外又何疑焉漢之南北軍正猶唐之南北衙也南衙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故攷漢制者當曰宫殿内而郎衛羽林期門兵宫殿外有衛尉兵皇城之中有中尉北軍兵京城之門有十二城門兵中尉徼循京師則又有三輔戍兵中都諸官府有郡縣番上戍兵則漢兵大畧得之矣葢自髙帝之興

櫛風沐雨於鋒鏑間為斯民請命上帝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勇而始克平之豈其奠天府之安享未央之尊而遽忘兵衛歟此南北軍之屯所以留神軫慮而不敢忽者也想夫營壘星羅儀衛翼張勇敢畢集而戎容壯焉法律昭列而軍政修焉精煆煉之工而戈甲利焉嚴廐牧之令而軍馬備焉國勢以隆主威以强姦心以銷舉積諸此厥後諸呂譸張周勃一入北軍而漢祚之安若泰山而四維自非高帝創宏遠之規後嗣何以克遵

洪業哉傳世四百末之或改而制度益以備具故典領之官則太尉上將軍衛將軍是也分掌之吏則中壘校尉北軍中候之流是也僚屬之員則南北皆有軍政與丞天漢中胡建所兼守者是也勞賜之典則當更者上親臨饗之見於寛饒之傳選取之法二年注則民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見於本紀之注其更休則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高紀二年注其閱習則西京曰都肄東京曰乘之乘之者所以取孫吳六十四陣者也噫

亦可謂備矣抑嘗觀高帝之時其所以治軍修備者不獨南北軍屯而止若蕭何則立武庫者也若韓信則申軍法者也君臣之間用心如此葢其欲得猛士守四方之志常存於胷中則宜其天下既定之後低回顧念分屯並立相與維持不容已也彼唐制之説則言其南北相制而已通典之説則言南如唐之衛兵北如唐之羽林而已或者又以南北迄漢史不復再叙而以為領城門兵者幾是是皆其一端而非高祖所以飭武備貽謀

深遠之意故畧之

雲臺諸將

范蔚宗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代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

已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云今以史傳而攷二十八將之功其大者如昆陽之戰邯鄲之戰與夫經畧河北謹守河內之功其他如隴蜀之平赤眉羣盜之捷皆其功之可錄者也如王霸如傅俊之徒則有從擊尋邑昆陽之功如劉植景丹萬修李忠之徒亦有從擊邯鄲平河北之功固守信都以拒王郎而開

門迎勞者任光也合漁陽上谷之突騎并軍而南以附漢者吳漢也方帝之朝北征燕趙而河内尚難其守此其任亦重矣惟寇恂以牧人御衆之人給足軍糧率勵士卒雖遠征未嘗乏食則中興之根本於是立矣方帝自薊而還莫知所向且欲以信都之兵西還長安此其機亦危矣惟邳彤力止其行而請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機以平河北則中興之機會於是得矣自請北取上谷之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

東攻張步以平齊地者耿弇也陷陣却敵數破羣盜撫劒抵掌以志吕吾之北者臧宫馬武也馮異之討赤眉而三輔以平杜茂之擊盧芳而鴈門以平馬成發會稽丹陽等兵以討李憲而江淮以平陳俊之從擊銅馬王梁劉隆之擊誅宋鮪堅鐔擊大槍於盧奴蓋延圍劉永於雎陽以樓船數千艘逆流而上而徑破公孫述者岑彭也從馮異以伐蜀而使邊地諸豪悉畔隗囂而來歸者祭遵也敢戰深入則有若賈復先登陷陣則有若姚

期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則有若朱祐至若禹之深沉大度授以西討之畧而入關之初三輔之民皆襁負携子以迎王師者日以千數人皆知其為禹之功也而不知其杖策渡河之初首論大計而乃有延攬英雄務結民心之語披輿地圖之時開廣帝心而有在德厚薄不在小大之論任使諸將乃多訪於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此豈諸將所及哉此禹所以獨首於諸將也是以永平之中顯宗慨念舊功乃圖二十八將於南

宫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夫王常之得預其間者豈非以始事之初首率下江諸將以欲輔漢室乎李通之獲與於此者豈非以南陽騷動之初寇相結約而起兵以相應乎竇融以河西而歸漢能使民之知義卓茂為寇令而示教能使民之知化功亦可紀矣至於馬援聚米以陳隗囂必破之狀守隴西而破先零之功擊武都羌而隴右清淨擊交阯寇而嶠南悉平功非不著也而不與諸臣之次本欲示公適所以

為私豈非椒房之故而有所不敢及乎故東平王蒼觀雲臺功臣圖而獨以伏波為問帝乃笑而不答吁不言之中意可想矣其後安帝永初六年追惟勲烈按圖披籍於臺紹封二十八將之功臣興亡繼絶之意久而愈加亦顯宗有以先之

馬武傳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征虜將軍頻陽侯祭遵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衛尉安成侯銚期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宫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驃騎大將軍參遽侯杜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左曹合肥侯堅鐔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信都太守河陵侯任光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太常靈壽侯邳彤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横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太傅宣德侯卓茂

漢唐備禦之策

漢待匈奴之策其畧有四而君子獨有取於孝文帝唐待匈奴之策其失有四而君子猶有取於太宗班固云自漢興以至於今其於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矣有用武而克伐者矣有威服而臣畜者矣然其大要不過兩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以愚觀之皆未得其要也高祖自平城之後非不欲一舉而空朔庭然爭攘始定之初民力彫弊思欲逞志而不可得故

其勢不得而不用婁敬之策然以正朔之所不能加而乃欲以甥舅之好羈縻之此其策之失也孝武設馬邑之謀誘匈奴而邊備自是而始開鴈門之兵未已而雲中之屯又遣至於衛霍絕漢之師竭中國之力奮於一擊而士馬物故至於大半海内虛耗實自此始至其甚也又從事於烏孫大宛之間開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匈奴之勢未衰而中國固已疲弊矣此其策亦未為得君子尚取於漢唐自晉陽始興之初在亟於得志於是

屈意外助而借師於突厥姑欲成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此其失一也開元天寶之間吐蕃最盛而中國未易以遽屈也而玄宗乃從事邊功輕舉妄動以取石堡城拓境千里似若可喜未幾戎馬入寇境偃然而復取之邊事自是不寧矣其後王忠嗣雖以持重安邊為策而哥舒翰復邀功於石堡安能使彼貼然而不較哉此其失二也范陽之變直至長安而兩京卒以不能守勢固熾矣然以李郭之將而用李泌直擣范陽之策何慮不

濟而乃復踵前轍邀回紇以進討彼得以窺我矣自是邀索無已卒為唐世大患此其失三也朱泚涇原之變以渾瑊李晟之徒制之有餘力矣憲宗倉皇無策輕許以地而求叶謀以助及奉天之難息而吐蕃之禍作矣至於劫盟平凉以間疎名將變詐反覆而中國無一日之寧李泌最善為謀者自謂能不勞中國之兵而使吐蕃自困及觀其策而大要結回紇以殺吐蕃之黨與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亦出於一時不得已之謀抑不

思借回紇以制吐蕃則他日回紇之患亦一吐蕃也此其失四也君子又何取於唐惟漢文之時雖曰未免和戎而留意邊備令年幸代明年幸雍無歲不為自備之計躬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以作天下勇鋭之氣聚天下精兵於廣武以固中國不可犯之勢顧問馮唐慨想頗牧以屬意於守邊之將愚是以知其得備戎之策太宗在唐慨然有雪恥酬百王之志滅突厥俘頡利斥地山陰至於大

漢而又命將四出東馳西騁無不如意命君集以滅高昌而西北邊之地極於至遠復命道宗以滅延陀而回紇諸國悉稽首而請命親幸靈武以受降敵而得以伸其上報於古之意愚是以知其得禦戎之策夫自古待夷狄不出二策養武於内則有備戎之策伸威於外則有禦戎之策是以中國之計不出於守則出於戰所謂備戎者固一策也不容以自安於守則所謂禦戎者亦一策也待夷狄不出此二策然而文帝在漢惟知所以

守而不知所以戰太宗在唐惟知所以戰而不知所以守猶未免得其一說惟今日擇將備邊屯田積穀以養中國不可犯之勢屬兵秣馬分兵教戰以乘夷狄可乘之勢用之於守則文帝備戎之策也用之於戰則太宗禦戎之策也兼漢唐之所長而並用之正今日事也又嘗反覆而論之漢之待匈奴有過於唐而唐之待匈奴未及於漢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之孝文猶知有自備之說也唐之所以為備也果何如哉觀

貞觀盛時分處降羌以處塞下單于瀚海皆置都郡此固太宗勝羌之後其勢不得不出於此本非守禦中國之善策也唐惟不知所以為備戎之策故終唐之世雖從事於戎狄而卒不能得其要領彼其習見太宗之時不過於禦戎之策耳而不知所謂先為不可勝之計是以唐史臣於突厥傳惟叙不言太宗禦戎之功而惟叙謀臣內備之說如劉貺謂周得上策則取其惠中國以綏四方之意至其論漢則曰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

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其將良此劉貺備戎之策為可取也杜佑謂關中鄭白二渠溉田數萬頃能復兩渠之饒屯田富力則河隴可復杜牧謂兵不見練事不責實賞厚罰輕將不專任於是有五敗之說跂其為意亦汲汲於自治矣此二杜備戎之策為可用也孫權論南詔羣蠻謂宜度要害募卒以守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待寇此孫樵備戎之策為可用也然則唐末未嘗無策特其所用者不出此耳吁此唐之所

以不及於漢也宋朝撫馭夷狄之規誠可以上繼有周之策澶淵之役契丹傾國入寇真宗聽寇準征伐之策親御鞍馬兵鋒未交而羌人已折北不支退而請和真宗不拒也寶元中西夏擾我北鄙韓范二公實任經畧之責兵戎爰興功緒隨見迨乎慶歷之時夏人納欵仁宗終不加怙終之刑而許之自新且加以幣賜由是觀之祖宗之時備禦之方積習於閑暇之時而應變於隨機之際可戰則戰可和則和不使勢之在彼常使權之

在我是豈有漢唐一偏之失哉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八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九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漢邊兵

漢世邊戍之兵掌之無定官高祖陳豨以代相監趙代邊兵傅寛為代相國將屯張蒼為代相國備邊寇本傳高祖時武帝時李廣本傳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

趙充國昭帝時以中郎將屯上谷此掌之無定官也呂祖謙大事記呂后五年始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及武帝中世乃詔減隴西上郡戍卒之半而宣帝時蓋寛饒為司隷子自行戍北邊何邪攷韓安國傳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曰陛下復遣子弟乗邊守塞觀此則戍卒之復其殆武帝之時乎蓋漢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漢邊備之

大畧也及詳攷之邊郡增置長史掌兵馬則異於他郡吏任事者得賜武庫兵則異於他吏都尉司馬不治民則異於他職其於邊吏如此其優也有事則廷臣集議上奏則不日報可充國傳事其於邊事如此其急也大司農調給費用或續以少府或令入粟於邊而受錢都內武帝通西南夷租賦不足乃募豪民西南夷入粟縣官而受錢都內見食貨志其於邊費如此其備也太守將萬騎行塞兵庫則專置令官三十六苑分布西北有失亡則廷尉史按驗

亭徼不治則太守伏誅於以見其嚴邊備也民徙邊者則予冬夏衣晁錯論邊備廪屯田則予犂牛昭元鳳三年詔應劭注止胡人所驅則予其半錯論邊備於以見其厚邊民也從軍五尺以上賈誼封事曰今西北二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輕息戍卒一歲而一更晁錯曰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此又邊兵之大畧也以至北邊諸郡特藏兵器成紀建興元年如淳注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注内郡有守有丞而已邊吏又有長史以掌兵内郡郡縣有令

丞而已邊郡則又置障塞尉後百官志內郡則太守都試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駕御邊吏鎮撫邊民每加委曲丞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丙吉傳或有邊寇則按視邊瑣而科條長吏每除邊吏則五府舉人以充之西域都護缺則簽舉段會宗護羌校尉缺則簽舉辛湯邊戍正卒一歲則更邊吏則三歲而更其有任事者則取古者賜斧鉞之義而予之武庫之兵器毋將隆傳隆奏至於徙邊之民廩食給衣食貨志北邊騎士軺車不筭邊民被害

飢寒相失則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而六郡良家子則選以為郎以給羽林期門之選以為邊人榮大氐漢世之經理邊郡詳矣葢西漢備禦西邊以為三輔捍蔽其法最密與内郡不同葢自周衰而西方廹近戎狄民習戰備髙上氣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内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以為羽林期門名將之選由此出使其俗相欣慕葢有以鞍馬騎射為官而登將相者太僕所掌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三十六萬四分置河西六

郡屯田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宜禾效穀取之以為官名邑號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穀內尉雖廣止置一尉而西邊都尉增置特多又有兵吏以佐守掌兵馬胡騎伉健則又有屬國都尉以領之東漢之興專意文治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之外餘郡無有也里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管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惟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問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

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史農田之職無都護酒醴之會不通於上下而民始踈於內郡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周豪傑不敢也羽林期門不以黄門鼓吹選補則入錢穀者即得之而叚紀明皇甫規之徒乃以文學之策選於是可見故曰明帝罷緣邊屯兵之後永平元年以野無風塵而罷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永平八年用鄭衆之言置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和帝紀十四年置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永初四年置

鮮卑為寇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初元年置其後盜賊浸作緣邊緣海稍稍增兵順帝泰定元年緣邊增步兵陽嘉元年增沿海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順帝紀永和五年令扶風等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魏郡常山六百塢皆置屯長西羌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堠六百十六所而西園八校乃以小黃門統之其事無足言矣

漢兵將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其所自出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寓將於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鼙鐃鐲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於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

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衆其别又有四焉且通籍於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伐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徼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葢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啟行不過十乗是畿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葢恐其内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循其節目

類皆無有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無後患而為先王之制歟自周衰一變而為齊之内政再變而為晉之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吾殆有望於復古者抑嘗深考其制則夫紀綱所在吾固以先王之遺意尚存而猶有不滿於吾心者亦以其節目之不詳而一代良法未能無累也何以言之民年二十則傅於籍而歳及立秋則嚴兵法之隷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有不

閑軍旅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員故將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則罷歸衛霍勲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紀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意吾於漢亦何敢議若乃以軍擊寇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奈何吏無告敕父母有市籍彼獨無

名而一切征行甚而列侯封君吏二千石皆有所不免是悉用以為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憂乎戍邊備寇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里而一切調發而其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時平若不可以弛備矣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為外防之道戍卒若可實邊矣而中尉北軍亦出擊胡王旅將無鎮衛之職何以為內重之

權漢之節目不謹者吾葢於此而見之嗚呼漢去古未遠有意於先王之制則既正綱維之本而復察於節目之間以無聚食之兵無握兵之將而又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則漢之兵制非漢之兵制三代之兵制也夫惟綱維僅立而其節目見於數者大率踈畧而不加意是以漢之兵制雖少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以此觀之古今之兵制大抵欲詳密而不宜踈畧也方其盛時京師有南北二軍

之屯諸陵有六國豪傑之徒而其根本既强郡國有都尉掌兵邊郡復立長史而其法制甚備加以御兵之制簡肅精明六級之差而雲中之賞不行七日之速而金城之奏已報輪臺之功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而無壅蔽之欺雖其節目之不周而大體既正又得是數者維持之故未見其弊自中興以來而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益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

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漢家之初不詳於節目纎悉而今也又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去烏得而不衰

漢唐邊備　形勢　兵旅　軍食　將帥

漢之邊備莫善於西漢自東漢以来則不可以言備矣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来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邊備之形

勢如此也丞相之子均調戍邊司隷之子親行戍邊太守將行塞將兵萬騎三十六苑分置焉此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屯田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入粟塞下糴穀湟中此邊備之糧食如此也陳豨以爲代相監趙代邊兵張蒼以代相國備邊寇李廣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此備邊之將如此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緣邊屯兵惟存度遼一營餘悉罷去視西漢形勢之備爲如何罷車騎材官卽郡兵已虛罷都

試法即兵不習戰邊郡亭候吏卒悉從減省視西漢兵旅之脩為如何農之職不置都護而邊計無可儲之積鄧隲任尚發兵會衆則至於借俸侯王其視西漢兵食之備為如何自隴蜀既平之後絶不言兵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與也叚紀明皇甫規乃文學進士大夫不閑武士其視西都將帥之備為如何故曰漢之邊備莫善於西都自東漢以後不可以言備矣有唐之初邊要地皆置總管寧朔要地或置大使以護突厥

單于瀚海置都護府以禦北邊此其備邊之形勢如此也邊戍之軍軍城守捉總之於道戍邊之兵三年一代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其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太原屯田始於竇靜太宗之時增屯并州足省餽運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李世勣都督并州而邊塵不警太宗謂其賢於長城此其備邊之將如此也自開元天寶以來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而天下之勢偏重則其形勢視唐初如何也折衝諸府無可交之兵而戍

卒更代多不以時故杜子美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則其兵旅之備視唐初如何也兵卒驕恣或逐主帥德宗之時以邊兵隸神策由是塞上稱神策行營皆統於中人則其將帥視唐初又如何也唐初三邊之兵止於十萬自李林甫導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蓋四十九萬衣糧之給以私勞費其後陸贄言備邊六失以為財匱於兵衆則其糧食視唐初如何故曰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惟我

藝祖皇帝用李漢超屯關南以捍北敵郭進振西山以禦太原姚内斌守慶州以備西戎此所以為備邊之形勢也開寶之初制更戍之令使熟知邊塞之制或三年一更或閲講武殿所以為備邊之軍旅也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年邊陲賴之所以為備邊之將帥也西北二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輙千萬是又備邊之軍食也蓋形勢張則可以固中國之勢兵旅振則可

以壯中國之威有軍食則緩急無轉餉之勞有將帥則戎卒皆可用之士備邊之策莫先於此矣宋何承天備邊之對大要欲田淮泗以實青徐築城邑以壯形勢計丁役以給鎧仗堅壁以俟其來整甲以乗其弊周王朴上開邊策亦謂羣材既集政事既成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有必取之勢愚敢以為獻雖然形勢也兵旅也軍食也將帥也是四者固邊備之不可缺者然得其人則形勢不患其不强軍食不患其不足兵

旅不患其不振茍無其人徒瑣瑣於是數者之間事愈不可具舉矣昔先零諸羌嘗為漢患而漢之所以為備者惟一充國耳今以其傳攷之馳至金城以圖上方畧四望陿中而知敵之不能守則形勢之强愚知其在漢而不在羌矣以淮陽汝南之步兵分屯要害條上便宜十二事以省運輸則兵旅之强軍食之豐愚知其在漢而不在羌矣其後先零諸羌稽首請命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是漢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餘吐蕃蠻夷常為唐

患而唐之所以為備者一德裕耳今以其傳攷之於南劒西川建籌邊樓以山川險要列為二圖召習邊事者典之指畫商訂則形勢之强愚知其在唐不在寇矣雄邊子弟使之習戰而飛星流電總十一軍不聞乏食之患則兵旅之强兵食之豐愚知其在唐而不在寇矣其後南詔恐懼請還所俘吐蕃維州卒以城降是唐之邊備得一德裕而有餘然則今日之言邊備者於是可得其要矣

唐府兵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册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葢府兵之制始於西魏蘇綽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唐志貞觀十年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見杜牧原十六衛而兵無常聚之患六家而賦一兵李泌曰府兵皆於六戸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選材力一人為之及糧牛驢皆六家共備是不悉民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上注是不仰給

次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貞觀十一年宿衛者番上皆一月而更戍兵者三年而代李泌曰戍邊舊制三年而代又曰關東之人西戍者皆人齎縑數百匹隨爲三年之計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陸贄以爲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在關中者殆五百焉杜牧原十六衛以爲貞觀中内有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與此數不同也此以通監并見唐志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

之勢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無握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見唐志若夫器甲則出於民唐志兵甲皆自備輸之庫征行則給之戎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劉仁軌曰士卒咸言初發日惟令備一年資裝國無養兵之費惟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者有所給焉孫唐論又劉仁軌言往在海西百姓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則征伐之際衣糧當從官給也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衝以農隙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

折衝并及刺史李泌家傳此其教戰者也國家有所召發則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此其調發者然也唐兵志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又有别將長史兵曹校尉旅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有坊團隊火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輙罷其所以纖悉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近古之良法也故李泌謂德宗曰貞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龜兹盡

臣西域滅吐谷渾高宗滅高麗百濟新羅皆府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内侮殺帥自擅者正以經晝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峙近省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筭神術也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於開元其制囷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失其制也

且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李泌家傳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李泌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錄劉仁軌論兵疏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者亦不得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

有逃亡之患矣劉仁軌論兵疏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唐志府兵寡弱李泌家傳是以張説募彍騎以爲長從宿衛而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故開元之時歲供邊兵而衣糧已二百萬至天寶以後益兵浸多爲費浸廣天寶以後養兵每歲用衣千二百匹糧百九十萬斛又天寶九年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

士怒毆其判官兵馬使至其甚也止受甲見唐志天

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折衝諸府至

無兵可交李林甫請停邊上下魚書方鎮篇其後徒

有兵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

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贄與諸人皆言

其獘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財利匱於養兵

稅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

天寶以後人主甘心邊功調發遠戍民亦無以為生杜

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貞觀之舊顧乃立茍簡之制以便目前畧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因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揺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府兵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慨然作

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原一失後世難於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益不無恨於張説也

唐藩鎮

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之制以防天下之變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之大法分置諸府以布列内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所以防外重内輕之憂隊伍火長各有等差折衝

果毅各有定序所以立上下相維之勢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事已輒罷則又所以防跋扈專恣之漸至於邊防之制則城捉鎮守率皆有使一道則又有大將以總其權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東京邑嚴固而四方無虞此貞觀之世所以為有唐極盛之時也自府兵法壞而節度之權浸浸日重而藩鎮之禍始蟠結而不可解終唐之世與國更為消長而一代之變其大節有可論者方永徽之

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初薛訥為西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於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遥授專領貞觀故事猶有存者此益玄宗之初年也奈何遥授之端一啟於王嗣真之寵兼領之設復溺於益加運之私愛攘郤四夷之意始鋭然以自奮而為邊將者十餘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使玄宗講求立一國之舊制使無外重内輕之弊則復可維持

而不亂惜其募廣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於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十道置使偏於邊陲而藩鎮有强盛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初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鎮國之重事也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狥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

帥亦因以位授任之爵禄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則禍亂又庸有極乎廣德之際安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賓服此正因事置變之機也子儀之在當時力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其所以為後日慮至深遠也代宗一切不之聽卒使僕固懐恩養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於時朝廷厭苦兵革茍冀無事因以授之此所以復兆後日之亂也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獘即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雖足

以警動淄青之亂卒然不思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是李惟岳欲世襲於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而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有四王一帝之僭哉陸敬輿在深為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此正維持久長之深計也德宗之制皆出於權不足以知此而乃却而不用奉天之幸亦其勢之必至也洎反都邑而姑息愈甚此所以養成藩鎮之禍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

能以威武起衰弊殆非前數君所比者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之擅兵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必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自獻於上程權以滄景一州鎮而自歸於朝烏重胤之在橫海又舉支郡之兵盡屬刺史向時相與跋扈以拒朝命者垂六十年今皆拱手以遵約束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而禀命於朝慨然欲為諸鎮

倡首者是豈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威畧在人者未泯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崔植杜元穎輩又恬不知省遂激成朱克融之亂至於王庭湊之擅魏博史憲成之擅成德合從方命故河朔再失以迄唐之亡當是時魏洪簡居中用事將不得專令而授方畧於禁中雖以裴晉公之元臣宿望竟不能以成功終於師老財匱而止其後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自貞觀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有變然則開元天寶

之後其所以兆亂稔禍者其本末於是而可觀矣

南北衙 制神策左右十軍

唐書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騎兵騎兵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將徧滿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以今攷之曰左右羽林軍曰左右龍武軍曰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葢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已定天下其

義兵願從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至貞觀特擇其善射者曰百騎高宗時則置羽林軍武后時則曰千騎睿宗時則曰萬騎此羽林之制也玄宗以萬騎平難改為左右龍武於是而有龍武之號肅宗時靈武之後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於是有神武之名廣德之初代宗以避吐蕃而幸陝魚朝恩舉在陝之兵而迎扈悉號神策元泰之初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

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若夫李德裕之在蜀則有雄邊子弟李抱真之在澤潞則有昭義步兵方德裕之在劒南也建籌邊樓以左右二圖而圖其險要率戶二百而取一人使習戰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故南詔吐蕃悉以城降方抱真之在澤潞也以上黨正為正衛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比三年而得精兵二萬遂雄山東此

又在外之軍者也

三國晉宋兵

晉置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而統之吳多舟師而兵有車下虎士甘寧傳丹陽青巾沈瑩傳交州義士見步隲傳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亦四十萬蜀兵率十萬吳兵三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其戶之數斯民得無病乎晉武之制大抵内强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於宗藩

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散於外府禁軍單虛而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闕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屢舉之甲欲強而反弱將削而滋大何哉事不師古急於矯弊崇私廢公而患生所偏也比及江左江州之兵至或單丁俱上不得番休民滋胥怨是以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夷狄攘之則為五胡之擾方鎮聚之則為王蘇庾元之亂自昔禍敗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勰馬隆得諸葛亮古陣遺法略試一二隆以募兵三

千乎西涼厥功彌著緦事雖不槩見然徒挍慓幟兵之一物耳當涼閼倉皇之中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麾弓素信收歛至此孰謂古法不可施之後世而軍政之無益於國哉方五胡亂華之時民間豪傑各推塢主以寇抄為事元帝南渡依江以立國祖逖北討藉以為重自用刁叶議後率以奴為兵庾翼所統六州奴北伐百姓嗟愁戰輙奔敗終元帝世惟謝玄一戰有功葢所謂北府兵也劉牢之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劉裕亦

以北府兵有功皆北兵也自劉裕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而刁崇丘襁褓迭據方岳文帝元嘉之政最爲可觀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亟用其民猜防智將殺檀道濟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當是時惟荆州尚全後以藩州太重分荆揚別置二州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掃地於此葢自元嘉以來王糺始自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而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役葢稍稍

欲裁制矣然文帝鋭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發六州傖使暫行而白丁不教輕進易退卒至敗衄帝猶不已由是盡户發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嘗授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嗚呼無惑乎斯民至此極也

將

貴在一將帥之心

昔者鞌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此亦晉兵也夫晉豈强於鞌而弱於邲哉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鞌

之役也韓厥戮人郤克分謗郤克流血張侯并轡至於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郤克先遜由是范叔歸功於荀庚欒書歸功於范燮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若邲之戰則異於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隨武子亦欲還先縠欲進韓子亦欲進至於鄭人如師彘子欲許欒武子亦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況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無足怪由是

觀之晉之兵非有變也將帥之心不一勝負必至此也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五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而無功盖元朔之後諸校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輩皆從大將軍而有功至於蘇建無功青不專誅三子封侯青不受賞皆謝曰諸校之力夫元戎與列校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為之寡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眷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

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知足以致此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其誰能一葢至於此則事歸於廟堂而功係於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不能以成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反覆議論大抵望左右之得人以祖逖之績著於河南而以戴

若思代之則以憤卒郭子儀李光弼之忠見於復兩京而以魚朝恩統之則以衆敗李晟以張延賞私憾而失兵柄卒使渾瑊為吐番所詐賀蘭進明以房琯之素嫌而不敢復出兵卒使張廵許遠為安祿山所殺故曰擇將不如擇兵

擇將

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劉玄德之視陸遜甚於嬰雛而蜀師衂於白帝是不在乎敵

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玄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又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强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之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惟其將而已矣然則擇將之術宜如何東坡蘇公進卷曰天下之實材不可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可得而試也

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之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為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或舉方畧之類以求之親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也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强也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

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苻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而敗愈盛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撓大衆屯聚故疫死者過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雖然漢擇將之法猶可

取爲漢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昔之所習知則出於一時之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使其出入於周廬殿陛之間其果毅沈鷙忠義勇武皆天子之所熟識隨其材而器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其朝夕扈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

以伐單于蓋至於設六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最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以宮禁扈從之中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之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耶雖然又有儒將焉鄧禹受詩長安光武循河北為將軍馮異好讀書而通孫子法賈復習尚書朱祐習儒學祭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雖在軍陣手不釋卷陸凱統軍好太元論杜預征南通左氏傳婁師德擢進士第及吐蕃犯塞從軍西

討裴行儉舉明經為朔方總管以儒而能將者也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九